

淘金恩仇记

黄金，是人生的镜，
照得透各色的灵魂

——题记

—

薄暮。幽暗而静谧的、深深的山谷里，只响着两个人的疲惫的脚步声，偶而有几声疲惫而简短的对话：

“喂，还没有到吗？”

“挺不住了？”

“唉……真想一头倒下，四肢朝天，美美地躺一躺……”

“有你躺的时候。”

“快到了吧？”

“闭上你的嘴，省点力气吧……”

“这鬼门关！”

“吃后悔药了？”

“能淘到金，就不后悔。”

“……要碰运气！”

太阳早落到高山背后去了，虽说是盛夏，一旦离开了光源热源，山谷里又暗又冷。时不时有一阵山风扑来，象小刀子。汗烤干了，身上的卡路里散发得差不多了，他们不时在山风中哆嗦一下。

他们没有停步，但是走得很慢。山路似有似无，每走一步都要逡巡一番，回旋一阵，杂乱的茂草，崎岖的山路，都需要选一选插足点。

他们是淘金者，从甘肃翻越祁连山，进入黑河上游的深深河谷。他们已经跨过一次死亡线了：前几天，他们翻越祁连山时，遇到了一场六月风雪。明明是蓝天白云，骤然起了大风，天色晦冥，大雪夹着冰雹，劈头盖脸砸下来。幸好，他们就近找到了一个猫耳洞，躲了进去，没有冻死……老天爷是翻脸不认人的，对谁都一样，对小老百姓如此，对显赫威武的皇帝也使过杀手锏。一千二百年前，隋炀帝由长安出发，经青海，翻越冷龙岭大斗拔谷时，六月遇到风雪，一万多士卒冻死大半，而后，惊魂未定地到了张掖……比起隋炀帝，他俩的损失微小，只有一只搪瓷茶缸，被大风吹到不知什么角落里去了。他们也听说过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”的说法，他们相互把头上的小白圆帽摘下，弹冠相庆。在猫耳洞里，生出一片光辉的憧憬：“这一身的晦气，全让风雪吹去了，说不定有一块大金块等着我呢……”“这一次能淘到很多很多的金子

……”黄金，不但使不少人眼睛发亮，还使他们的心灵发颤呢！

不过，眼下越过死亡线后的那种锐气，似乎给连续的奔走、过度的疲劳磨平了。他们双腿发软，情绪不高，昏昏欲睡。背上的大堆行囊，越来越重，可是没有一件可以精简，舍得精简的：锅碗瓢盆、被褥衣衫、淘金筛和铁铲……件件有用。那就老老实实背着吧。

走在前面的，叫马林，三十来岁，个儿高一些、脸庞方一些、颧骨突出一些，从乱蓬蓬的头发、浓浓的眉毛到络腮胡子，都出奇的密、出奇的黑。走在后面的，叫马文瑞，马文瑞与马林年岁相仿，个儿矮一些，长相清秀一些，皮肤白皙一些。高山强烈紫外线的辐射、变幻莫测的气候变化、风吹日晒……使得他们脸上都起了黑红色的斑痕，眼里布满红丝。这两个淘金者明显不同的是：马文瑞脚步飘浮、踉跄，目光却灵活、多变，有一种狡黠；马林的脚步结实有力，目光凝视一处，有一种威严、深沉。马林和马文瑞都是甘肃乡下农民。每年夏天农闲期间，那里敢冒险的农民就翻越祁连山进峡谷淘金。马林的父亲来这里淘过金。马林小时候也跟父亲来淘过金。马文瑞原先是个体户，跑单帮做生意蚀本破了产，便说动马林，再次和他一起来深山探宝；他是初出茅庐，心里充满了激动、幻想、新奇和焦躁。

“还没有到歇脚的地方吗？”

疲惫欲死的马文瑞又问。他的体力远远不如马林，马

林结实有力的一步，足够他走几个碎步。

“还没有！坚持……”

“快了吧？”

“快了，转过前面的山嘴就到了。”

“还有三里地？……”

“不止，有五里！”

“该死的……”

“鬼门关！”

马文瑞刚把“该死的”说出，马林马上把“鬼门关”继续上。马林知道他一到歇脚处，他便会趴在地上不动了。今天他们沿着黑河走了一百多里路了，想早一点看到亮晶晶的黄金的心情，使得他们拚命赶路。

“嗖！”

在深深山谷的、昏暗的暮色中，突然，一个小黑影箭一样迅速，从马林与马文瑞之间的空隙中穿了过去。没等他们看清什么，另一个大一点的黑影，紧接着也从两人之间飞了过去。

“啊！”

马文瑞一心想着黄晶晶颜色、沉甸甸份量的金子，不妨冒出两个黑黝黝颜色、轻飘飘份量的东西来。他惊叫了一下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刚才疲惫得昏昏欲睡的神态，也被送到了九霄云外。

一小一大的黑影越过了一片草甸，窜进了不远的灌木丛。只听到几声凄厉的叫声，只看到灌木丛不停地摇摆。

此时的小黑影大约已被大黑影经过几个回合的扑打，按住了，锋利的爪子或者牙齿，已经插进了那垂死者的胴体了，被害者的颤抖和挣扎，只会把体内的血浆更多地洒上近旁的叶片和泥土。灌木丛里渐渐趋于沉寂，大黑影正在撕扯小黑影的胴体，在弱肉强食。

马文瑞在原地站住了，好久没有挪动脚步，他对这里的肉食者和被吃者，如此无视两脚直立的“人”的存在，竟敢在两名大汉间穿梭，大为惊讶；在它们眼中，这陌生的“人”，一定被认为是两根树杆或者两块石头，可见这里“人”的稀少和荒凉。

“吱——”

灌木丛里传出又一声微弱的叫声，这是生命的最后一息了。听来非常揪心。时间是无限的，生命是有限的，在无限时间中的一秒钟里，决定了有限生命的终和止；在大黑影的利爪快要触及小黑影前的一秒钟，小黑影只需奋力跑出一尺、或者向右向左拐一个弯，它便可以逃出厄运，可是它终究没有能够避免弱肉强食。

马林也站了下来，他看了一回说：

“一只野兔，给一只猓狸逮住了。”

“猓狸？”

“我看它毛色红里带灰，尾巴尖有一撮黑毛，这家伙跟雪豹一样残忍。”

“吓得我毛骨悚然。”

“这下有精神了，走吧……”

他们继续往前走。

这地方是一段窄谷，两面的黑苍苍的石山逼得很近，黑河在两山的夹峙下，愤怒地冲撞、咆哮，急水在崎岖的河床上激起一堆堆浪花。水急而深，水色是黑绿色的。转过一个山嘴，河谷宽阔了，两山让出了大片的河岸，河岸倾斜地接到远处的高山。这河谷中的平地，长满了花草，在暮色中也能辨别出这里开满了红色的花。

马林兴奋地叫道：

“到啦！”

马文瑞大声喊道：

“谢天谢地。”

“找个猫耳洞吧！”

“这里的猫耳洞谁挖的？”

“淘金的挖的，这河岸上、这山边，都有猫耳洞。这里过去有过不少人淘金，淘完了，走啦。”

马林说着，把背上的行囊卸下来，用手按摩着两个麻木了的肩胛。

马文瑞在夜色里仔细辨认了一下，果真有許多猫耳洞散布在山边河岸。猫耳洞的说法，不十分确切，它倒象横放着的猪腰，四、五尺长，二尺高，刚刚躺得下一个蜷腿的人；人躺在里面，很象冬眠于深土层里的土蚕。马文瑞全身骨头都散架子了，很想直一直腿，但猫耳洞太短，腿是直不了的，他又在心里骂了一句：“鬼门关。”

河滩上的篝火升起来了。马林找到了柴枝，升起了火

堆。火焰发出“啪啪”声，向暗蓝的夜空卷着鲜红的火舌。马林用砍刀砍了三根小树，在篝火上支起一个三角架，三角架上吊着一只发黑了的铝锅，开始煮吃的，不多久，铝锅里开始响了……

“文瑞，来这里烤烤火！”

夜里开始冷起来了，总觉得空中在飘着细细的冰屑，使得空气如此扎人。

就着开水，啃硬梆梆的玉米面饼子、老咸菜，马文瑞直皱眉，雍声雍气说：

“我们不如那只猢狲，它吃荤，我们吃素。”

“那只猢狲逮到野兔，也不容易。”

马文瑞一拍大腿，脸上有一种痉挛般的痛苦，懊恨地说：

“蠢，真蠢，当时应当追进灌木丛，赶走那只贪嘴的猢狲，把野兔捡回来……”

“嘿，放在火上烧烤，香味可以传出去一里路，是不是？可惜，当时真主没有给你那一份聪明，事后锣鼓，敲它有什么用？啃你的玉米饼子吧，别吃后悔药了。”

“真主是给了我们那份聪明的，可惜没有用上。”

皓月出山了。这里的月色特别明亮，是地势高，离天更近的缘故吧？月光照在远处的终年不化的雪山顶上，雪山更加雪白银亮，耸峙在暗蓝色的天幕上，峭拔而冷清。夜风大起来，在山谷里“呜呜”地吼叫，篝火被吹灭了。马林、马文瑞躲进猫耳洞休息，洞口没有遮拦，夜风吹凉

了半边身子。马文瑞听到马林在打鼾了，他尽管非常疲惫，可是睡不着，他恍恍惚惚，朦朦胧胧……

这几年里，马文瑞希望过失望过，拼命过挣扎过，他想发财，他挖空心思，卖过假药、假货、坑过人、骗过人，他原本想在这种欺骗和坑人中发财，但真主不帮他的忙，他总弄得罚款、没收、蹲拘留所，狼狈不堪，始终也没有发财，财神菩萨嫌弃他，躲得他远远的……在走投无路时，他跟着马林来淘金了，他想在这人烟稀少、山高谷深的地面上，再施展一下他的聪明。黄金是有吸引力的，要不是黄金，他根本承受不了这几天来的艰苦……

他眼前老有黄澄澄的金块在诱惑着他。

刚才豺狗捕兔的一幕，他也忘不了，在山外，他的发财手段受到许许多多的制约。在山里，在这弱肉强食的地面上，他要充分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，象豺狗一样逮住一只金兔子。面对金兔子，他也会有他的利爪尖齿，在惨叫和血腥中喂饱自己。……

他怎么也睡不着，他变得心情烦躁，他想在猫耳洞里翻翻身、伸伸腿、都不被允许——猫耳洞太窄太小了。他听着马林打鼾，甚至有点嫉妒：“他怎么睡得那么香？”

夜深了，他听着黑河河水“哗哗”的声音，象瀑布一样轰鸣。在流水声里，他听到野羊、野鹿群到河边来饮水、鸣叫，蹄子敲打石块……远处还传来雪豹的凶猛的吼叫，狼的哀嚎……宁静而恐怖的夜……

马文瑞迷迷糊糊地朦胧过去了，他感到眼皮的涩重、

口舌的慵懶、四肢的無力。他仿佛走到了黑河岸邊的一個峽谷里，頭上是一線藍天，周圍是崢嶸的岩石，一條清清的小溪向外流去，它的窄窄的河谷里，全是耀眼的、閃光的金沙。他試着用淘金篩篩了一次，篩面上全是金的細粒。他心花齊放，他想大叫一聲：“我發財了！”但他忍住了，他這麼一喊，馬林會應聲找來，別的淘金者會應聲找來……那他就獨霸不了這座金谷了……他不出聲，拼命地篩，淘金篩上的金粒裝滿了他的布袋了，布袋受不住黃金的重量，快要撐破了，布袋上的每一條紗線都被撐得象弓上的弦，但是他還是往里面裝金粒……

“我找到黃金了，我發財了！……”他心里在叫，但嘴上沒有聲音，只有笑意。

馬林在山溝外叫他了：“文瑞，文瑞！……”他不出聲，不答應，免得他找進溝里來。他拼命地篩，汗從額頭上、臉龐上流下來，滴在淘金篩上、澗水里，他不覺得辛苦、勞累，他覺得輕鬆而愉快，狂喜使他的身子飄飄然起來……“文瑞，文瑞，你在哪里？我篩了半天，一粒金沙都沒有碰上，真主不讓我發財……你在哪里？文瑞，你答應我一聲，我跟你一起淘……”馬林又在叫喊了，他還是沉默，還是不出聲，他不能讓馬林分享這谷里的財寶，雖然他之所以能來淘金，是馬林帶他來的，可是一旦找到了財寶，他要獨吞，他不能讓馬林染指……馬林絕望地走開了，他的腳步無力地遠去了。“文瑞，文瑞”的叫聲，越來越微弱了……好啊，讓他走遠一點吧，越遠越好……他

还是拼命地淘洗、淘洗、淘洗，把金粒往布袋里装、装、装……

当他偶而抬头一看，他浑身哆嗦了，一只雪豹龇牙咧嘴地蹲在河岸的岩石上对着他，鲜红的舌头老在舔着它的上下唇，他看到了它几寸长的锋利的牙齿，还有它的钢钩一样的利爪，雪豹只是看住他，并不急于扑上来，它是想他在淘洗金沙中耗尽了力气，更容易咬死他，撕裂他……

他惊呆了，他想到了马林，在这生死的关头、在这生死交接的几秒时间里，只有马林能救他，他想只要马林这时出现，雪豹就会转而扑向马林，他要把马林叫回来……

“马林！马林！……”

“喂，出洞出洞！……”

马林站在猫耳洞口，把马文瑞拍醒，把他拉出了洞。“这猫耳洞还挺暖和的吧？看你睡得那个香哪！……”

马文瑞走到河滩上，洗了洗脸，梦中的一切还在他眼前晃动。

马林早起来了，篝火“噼噼啪啪”地响，早把铝锅里的水烧开了，马林已经在那里啃玉米面饼子和咸菜了。

这地方有雾，但那雾与别处不同，它很稀很薄，若有若无，仿佛是几丝几缕的棉絮在空中飘浮。山谷里虽然还不很亮，但山凹里露出的、远处的雪峰，已沐浴着初阳了，变得金光透亮，非常眩目。月光下的雪峰和初阳下的雪峰，是不同的，一个是银打的，一个是金打的。山坡上的

草很茂密，一片一片的红花，在绿色的草滩上，长着几株深黛色的塔松，有情有致。

马文瑞坐到篝火边，也跟着啃硬饼子和咸菜。他老想着刚才做过的梦，心想：“等我找到了宝地，挖到了金子，玉米面饼子，老咸菜，全去他妈的。我去吃全羊宴……”可是，眼下，他还得直着脖子，把又硬又粗的食物吞咽下去。

……背上行囊，他们重新上路了。

走了二十多里，山间突然出现几个白色的帐房，河边有炊烟飘起，河水里站了二三十个淘金人。他们把河沙放进淘金筛，在急湍的河水中淘洗，沙子被冲走了，麸皮一样的薄金屑被留在筛子里……

马文瑞看了看，摇摇头，心里在说：

“我梦见的是满筛的金粒，而不是头皮屑一样的金屑……这一天能淘多少？能发横财吗？……”

马文瑞注意着那些淘金者，心里有点失望。

马林拉了他一把说：

“走！”

“还走？……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还很远吗？”

马林凑近他耳朵说：

“看见了吗？这里淘不到什么金子，人又这么多……前面有一条山沟，前几年我去过，金子多……”

“嘴——”

希望又给了马文瑞活力，他觉得梦境里的事实可能真在等着他，不同的是，多了一个马林，自己不能独霸。希望使他双腿突然增添了力气，他走路突然快起来、轻起来，一路上他都跟在马林背后，好象马拉松赛跑，接近终点了，他发起最后冲刺，居然走到了马林的前面……

二

他们刚刚走进鸽子沟，一群野鸽子“啪啪”地迎面飞起，总有三四十只，山沟里象腾起一小片灰黑色的云。一只香獐在河边饮水，此时抬起头，警惕地看了看这两个活动的“东西”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它跳了几跳，顺着陡崖，窜上了山脊，跑掉了，消失在茂草密林之中。一只秃鹰，展开二、三米宽度的翅膀，低飞着，掠过他们的头顶，象一架侦察机……

鸽子沟更荒僻，人迹罕到，连淘金者都不上这里来，整条深深的、窄窄的山沟，只有马林、马文瑞他们两个人。宁静得有点怕人。人在尘世间时，讨厌嚣闹，一旦到了超俗的地方，过分的宁静又令人恐惧。

马林把肩上的行囊放下来，说：

“就这里！”

马文瑞灵活的眼珠转了几圈，想在这褐黑色的崖壁上，在黄褐色的河滩上，在耸立在湍急水流中的卧牛石

上，看到金色的耀斑，但他没有看到。在这个黄金窟里怎么看不到一点黄金的踪迹呢？他放下行囊的动作，变得十分缓慢和犹豫。

“就这里？”

“噢。”

“这里真有黄金？”

“我爹以前来过，他说他在[这里]淘到过几两重的金块。”

“连金屑都看不到一点。”

“哈，要一眼能看到黄金，那这里不是挤满了淘金者了吗？不是要引起斗殴了吗？沙里淘金，是海里捞针的活路，有的淘金者在冰水里没日没夜淘了几个月，整个夏天过去了，只淘到几钱金子，用红纸包了七、八层，包着那几片麦麸一般的金屑。淘这几片金屑，汗水要用水缸来盛。淘金辛苦哪，我爹年年夏天淘金，淘了多少年，还不是那么穷……也有发财的，金子不知怎么长了眼，专往他的淘金筛里钻，一个夏天能淘到几两、十几两金子……运气好，是命运！”

马林梦想的是用布袋装，“几两十几两”的数字他都不满足。他问：

“有没有淘到金块的？”

“有，过去有人淘到几斤重的金块。可是，走不出这黑河河谷，连性命也赔上了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不说了……”

马林黯然了，他不愿细谈。只是忧郁地叹气。

“嘴……”

马文瑞转动着灵活的眼珠，他明白了，这淘金场也是弱肉强食的地方，他要用“智”来成为强者，强者才能发财。

这两个鸽子沟里的鲁滨逊，开始经营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——猫耳洞。他们挖的猫耳洞，比他们在祁连山顶遇到暴风雪时蹲的，比他们昨天夜里借住的猫耳洞，都要大一点，至少要能翻翻身、伸直腿，他们要在这里几个月，侧几个月身子，蜷缩几个月的腿，那太辛苦了。还要在猫耳洞的里侧，挖一个储物柜，衣物、食品都塞在这个小洞里。

这河岸都是沙石沉积的土层，挖洞倒也并不是十分艰难的事。洞掏成了，在下方铺上一领老羊皮当褥子……这种原始洞穴、原始生活，是淘金者的传统生活方式，虽然有些淘金者已经在改革这种方式，他们住帐房、住行军床，就象来路上看到的那样，但为数不多，大多数淘金者还是沿用老方式。马林、马文瑞就是这种老方式。

马文瑞不禁感叹道：

“没有一个邻居。”

“有啊，天上有秃鹰、鹏鹞、乌鸦、野鸽子，草滩上有旱獭、鼠兔，山岭上有麝、岩羊、野山羊、野牛、野驴、猢猻、兔子、马鹿、白唇鹿、梅花鹿，雪峰上有雪

鸡、雪豹、雪莲……都是我们的邻居。”

马林一面挖洞，一面“嘿嘿”地笑着说。他的络腮胡子几天不刮不剪，半个脸象是乌黑的茅草地，加上乌黑的头发也长了，只是一对眼睛在毛发之间威严地发亮。

其实，马文瑞也只是说说而已，他并不希望有邻居，他要实现发财梦，邻居多了于他不便，他身边的马林，既是他的朋友、带路人，他都猜疑他，想避开他呢，对他还多长了一个心眼呢。

“地上还有蚂蚁哩，你忘了它们了。”

马文瑞揶揄马林，马林却爽爽快快地说：“对，还有蚂蚁。”

说话间，一匹野山羊在山坡上飞一般奔跑着，它只是纵了几纵，就纵到多石的山脊上去了。

“砰！”

一声枪响，那只野山羊应声晃了几晃，从陡峭的岩坡上滚下来。

“踏踏踏”，一阵马蹄声，一匹红色的骏马背着一位穿红色藏袍的女子，赶到野山羊跟前，她没有下马，只是从马背上弯下腰去，把野山羊拖上马背。这正象是马戏团里的节目。唿哨一声，女猎手和她红色的骏马，消失了，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之后，山间依然宁静，山峰无言地耸立，雪峰在远处闪着银光……

他们看呆了。

“啧啧，这一位女邻居，不知住在哪个山峰下面？”

连对此地熟门熟路的马林，也不得不惊叹不已。

“想入非非了吧？”马文瑞逗马林。

“你说些什么呀？那么远，连面目都看不清楚。那么远……”

“也难怪，马林你三十来岁的人了，连女人是什么玩意儿都不懂。噫，所以，一看见女人，就算离得远，就算面目都不清楚，也走神啦！我眼尖，看得出，你骗不了我。”

“嘿嘿嘿，三十来岁了，还没有跟哪个女人谈情说爱，更说不上成家立业，可女人也是见过的，我也不是男子国里的臣民，你别编排我，奚落我。”

“发了财，你要什么样的女人，将来我都给你张罗……那些年，我手头上也曾有过钱，好几个女人瞄上我了，她们可不象这女猎手，这女猎手也许几个月没有洗澡了，也许头发纠缠得梳都梳不开，还有一股羶味，也许脸上全是烧焦了似的黑斑痕，也许脖颈上有一层厚厚的老泥……我认识的那些妞儿不同，裙子短到膝盖上面，两条白腿全露在外面，脸庞白生生的，散发着一种香味儿，头发又软又黑，长长的披在肩上，和她们坐在一起，头发蹭得你脸上、脖子痒痒的，心里也痒痒的……有了黄金，只要有钱，那日子……”

马文瑞回忆着自己失去了的岁月、天地。他现在吃苦、受累，就为了寻找黄金，有了黄金，他可以把失去了的加倍地补回来。

可是，马林不羡慕他的艳遇，他从鼻孔里“哼”了一声，轻蔑地说：

“那样的货，我不要，哪怕我到四十岁还打光棍，我也不要。我要找就找个实实在在的、真真诚诚的女人。”

“你是死榆树疙瘩。”

“是啦，开化不了啦。”

“刚才打猎的，准是位实实在在、真真诚诚的小娘子。”

“我也不作非份之想。”

“我的老哥，拼命挖啊淘啊，弄到了黄金，什么都有了。”

“不见得，有了钱，可以买卖的你弄得到，不能买卖的，你也弄不来。”

“你是圣人，孔夫子！”

“那，我也当不了。”

猫耳洞挖好了，他俩有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。马文瑞躺在自己的猫耳洞里，想再续一续“黄金梦”。马林砍了几枝小树，想做几个兽夹，到草滩上去捕捉鼠兔、旱獭（当地叫哈拉）、野兔子……淘金的活路重，光靠玉米面饼子，卡路里有限……

马文瑞只躺了一会儿，就在这鸽子沟里转游。这山沟挺长，还有分叉，没有人迹。他一面走一面观察，他在寻找与梦境中依稀相似的地方，碰碰自己的运气。他不想和马林在一处淘金，他觉得这三十岁连女人味儿都没嗅过的